



3

2024年11月16日
星期六
责编:冉伟男
校对:刘力
美编:黄圆圆

村民制作用来养蜂的圆桶。

凤凰溪水门前流，
古树竹林屋后头。
环山绕水三大寨，
自古吃穿都不愁。
天馆乡魏市村，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因为田园优美，土地肥沃，环境宜居，唤名宜居沟。

宜居沟是住建部评定的绿色村庄，中国特民族村寨。位于龙头山下，与楠木湾景区、菖蒲盖景区、龙头山景区和石泉苗寨都只有十多公里的距离，离即将通车的渝湘高速复线朗坪下道口也只有十公里。

村庄在悬崖边上的一个山窝里，公路盘悬崖而上，峰回路转，便可遇见一条叫凤凰溪的小河，顺河道走几百米，就到了村口。

凤凰溪从龙头山的山崖中款款而来，到了宜居沟村庄的时候，在田园开阔处，左拐右弯，顺了村庄人家的屋角，灌溉了田园，流经了上寨，问候了中寨，打量了下寨的村口，便向山外去了远方……

宜居沟有土家传统木屋建筑五十多栋，依山而建，临水而立。成为民族特色村落后，政府重新规划打造。在保持原有底色的情况下，将家家户户的陈旧木屋重新修缮，院落坝子，小巷村道，都铺上了青光的石板，并在房前屋后，根据各家各户的具体房屋位置，进行绿化美化。四季有花开，景色美如画。

乡村振兴中，银行、邮政、超市、卫生室等相关的企业和政府部门，在村中设置了门面或办事机构，村民贷款、寄取快递、购物基本不用下山。而且时常有称为“马路超市”的售货车辆进村销售各类物品。在新的时代，宜居沟更加宜居。

宜居沟文化底蕴深厚，土家吊脚楼造型优美，许多人家木窗雕刻精美，四合院的穿斗榫卯，特色明显，整个寨子，俨然一座保存完好的土家建筑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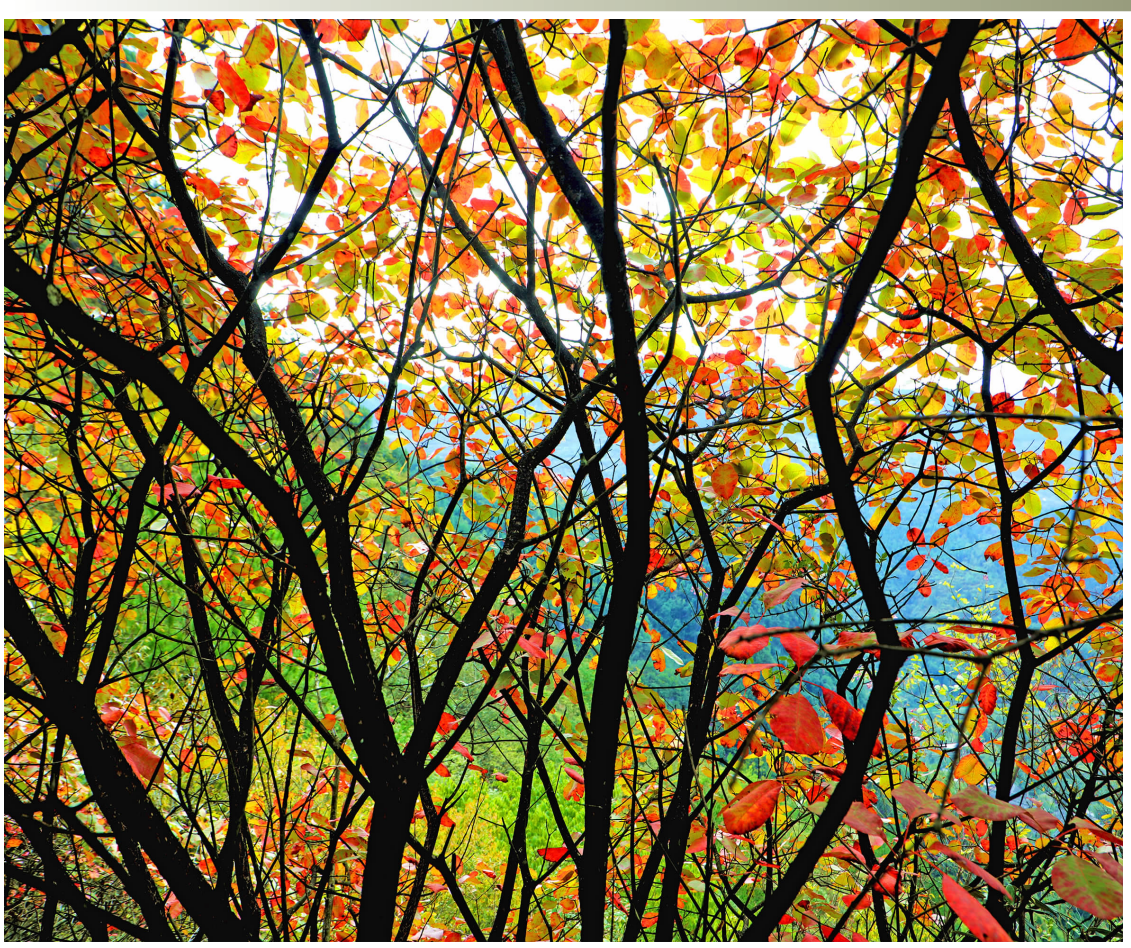
农忙季节，村民一边在田中劳作，一边愉快地唱着山歌号子。上寨刘姓、中寨冉姓、下寨吴姓，虽然姓氏不同，但自古以来，整个寨子团结互助，亲如一家。哪家有红白喜事，村中男女都会自觉聚集，互相帮忙。喜事当头，村民会唱歌跳舞，优美的唢呐声声，回荡在群山之中，宛如天籁之音。村中有手艺极高的各类匠人，打墓碑、建房子、玩龙灯等各类活动，都各有一班人马。

近年来，天馆乡着力打造根雕艺术和花卉产业，全乡各村寨和公路两旁，都进行了科学的绿化美化。宜居沟村民看准这一产业的前景，许多人家专业从事花卉根雕艺术产业，既有文化特色，又能富裕乡村。

同时，因为宜居沟生态环境良好，气候适宜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蜜蜂。在宜居沟附近的山梁上，悬崖边以及各家各户的楼台上，到处摆满了蜂桶，成为村庄的一道景观。宜居沟不但是人们宜居的地方，也是蜜蜂宜居的地方。

宜居沟

□黄德权



缤纷世界

石嘉黎摄

第 1097 期

家乡的油茶树

□向笔群

对于油茶树的熟悉来源于小时候吃茶泡(油茶树果实的一种变异体)与家里食用茶油。我家的房前屋后，都有茶子树，我老家叫油茶树为茶子树，而叫茶叶树为茶树。

父亲喜欢喝茶，我家房屋周围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茶树，童年时，我常常想，两种都叫茶的树木，他们为什么有着天壤之别。

小时候，每年春天，茶子树长了不少的茶泡，祖母常常爬上树摘给我吃，甜酸甜酸的味道中，蕴含着童年难以忘怀的味蕾追求。我们的童年，吃得最多的水果就是茶泡，因为家乡最多的树就是茶子树。小时候，我是一个顽皮的娃子，夏天，我将还没有黄熟的油茶果含嘴里咀嚼，苦得不断吐着难以下咽的口水，还被爹发现骂了几回。我想，茶油能吃，它的果咋会“闹”(毒)死人呢？童年不谙世事的我，总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想象力。

当年，油茶树在我们当地称为摇钱树或者生命树。生产队靠经营茶油而有收入分红，社员们则靠茶油度着岁月与时光。满坡满岭的茶子树生机勃勃，一年四季绿油油的，有一种无限的风光与独特的生态景致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月，我们吃得最多的食用油就是茶油。当年猪油非常金贵。农家杀猪，一半要交给食品站，一半留着自家食用。一般家庭养不起猪，即便养得起猪，那时猪边油与水油很少超过十斤的，就是偶尔用猪肉熬点油，猪不肥，熬不出多少油。日子捉襟见肘，猪油是过年过节或者有客人时的享受。平常大多数家庭都是吃茶油。

事实上，茶油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倒有一点微苦。我家吃的菜基本上都是茶油炒的，猪油只是打汤用，特别善于创新的祖母把猪油与茶油混在一起熬，煎在一起。她说，这样炒的菜吃起来经饿。或许，这

不是我祖母的发明创造，而是许多乡下人精打细算的缩影。现在想来，我们当年吃了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用油。追本溯源，我的生命骨子里蕴含着无数的茶油分子。

我所在的蛇盘溪生产队有一个古老的油榨房，从清代到民国，不知道具体开设于什么年头。听老一辈们讲，油榨房好像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属于某一个有钱人家族所有。新中国成立后就属于集体所有。我懂事的时候，就知道主要是榨茶油、桐油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一次路过油榨房，就会闻到一种乡村特有的香味，至今回想起这种沁人心脾的味道，像远去的历史音符飘散在并不聪明的大脑沟回里。

每年秋天，生产队组织社员们到山里打茶子果，多数是熟得掉在地上的茶果，或者从茶果张开而冒出来的茶子瓣。生产队以社员每一天捡到茶子重量记公分。每年，当生产队社员捡收茶子果之后，一些老人和孩子还要到地里的茶子树下搗茶子瓣，拿回家里，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榨油，就是把茶子瓣炒焦之后，用碓舂细，再用棕包着用木头压出油。或者几家人联合在生产队包一天的榨房榨油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爹在生产队的油榨房干活，末了还将我和姐姐祖母搗的茶子背去油榨房，隔了几天，就用桶提回了半桶茶油。当年存放茶油，就是把茶油放在锅里烧开，待冒烟，蒸发掉水分后，再装在土罐子里保存。往往在熬茶油的时候，还会炸洋芋片或者炸一点微有肉馅的酥肉，成为我们乡村孩子难得的佳肴。有一回，祖母熬茶油的时候，鼓动姐姐去炕上割了一块腊肉来炸酥肉吃，结果晚上被母亲发现，让姐姐吃了一回“竹炒肉”，很多年后，我们还以这个故事嘲笑姐姐，姐姐委屈地说：你们吃肉，我挨打，你们还笑我。

后来，在万木公社楠木小学上

初中，住校。家里每周除了给我五碗大米外，还给我一小包盐和一小玻璃罐茶油。每次给我的时候，母亲都会唠唠叨叨给我说教一番，一周就只有这些，家里的油盐你一个人占了一大半。要我节约，细水长流。我在学校，先用鼎罐将饭煮熟，倒一点茶油从边上浸进饭里，放一点盐，用微火慢慢烤，直到米锅巴发出滋滋响声，才将整个饭倒在碗里，那味道让人欲罢不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才是难得的人间美味。

后来，我去县城上高中，每年春天，只要放假，我都会步行回家，一天走 100 多里路，首先就是去茶子树上打茶泡吃，寻找我童年的味道。后来，我离开了农村进城工作，城里偶有茶泡卖，我也照例买几个品尝，已经没有了童年的味道：干涩而味苦，吃不出童年那种记忆中的味道。

高中毕业的第二年，我爹承包了生产队的油榨房，做起油生意。茶油多得用上百斤的大塑料桶装。我们家里的生活已经好转，姐弟们已经不吃茶油了或者对茶油嗤之以鼻。不过，土地下户之后，家乡多数农民家里都喂了肥猪，都吃上多年前梦寐以求的猪油。于是，父亲的油榨房生意就一落千丈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爹每年都会去山上捡一些茶子，背去叫油坊老板榨一点茶油。每年都要带一些给我。爹讲：茶油的营养不错，你们不要嫌弃，吃一些没有坏处。我才去查相关资料，真正了解茶油的前世今生。我们家里又开始吃起茶油，每年都会委托在江西的侄女给我们买茶油寄来。但是现在太过精致的茶油再也吃不出当年油榨房榨出来的味道了——失去过去那种原始而又充满着回味时光的感觉。

家乡的油茶树和树上那些红红的苦坚果，就是我生命里永恒的记忆。像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，沉甸甸挂在我的胸口。

满江红·庆酉阳四十一华章

□张子靖

渝地东南，观酉阳，山川奇绝。思旧岁，征途跌宕，壮怀难灭。桃花源里花映月，龚滩古渡情长叠。四十一，风雨谱华章，豪情切。

发展路，从未歇；民俗耀，人文烨。喜城乡焕彩，琼楼连列。产业兴邦千户乐，生态扬名八方悦。展宏图，再越万重峰，书新页。

我的校园风采

□周雪凝

清晨里，学校大门刚打开，我就飞奔在最前排，在一片欢笑声中，我冲到大树下那张乒乓台。好伙伴快发球，练好技术要比赛。噢！上课了，老师带我游进知识的海，

窗边小鸟尖声说，专心学习样子帅。太阳照在书本上，拍下我的校园风采。噢！下课了，我们三五成群乐开怀，楼前花朵点头笑，绿叶朝我轻轻摆。太阳追我到操场，留下我的校园风采。

歌声献给你

□板溪镇中心校六年级二班肖芳芳

“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温暖了四季……”从上周四开始，我心里就一直在默念这首歌。上周四中午，陈老师分发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给我们捐赠的新校服。一拿到校服，同学们就迫不及待地试穿起来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仔细打量同学们身上的校服：胸前和背后是对称的白色图案，左边的胸前还镶嵌着我们学校的校徽。前后剩下部分是橙色，和教学楼外墙的颜色差不多。两只深蓝色的袖子外侧各镶嵌着一条宽

约 6 厘米的橙色条纹，左边袖子的胳膊处有“中国石化”几个字和一个爱心图案。裤子和袖子差不多，只是大腿外侧的半截条纹是白色的。看着如此漂亮的校服，我也喜滋滋地穿在身上，感觉暖洋洋的。此后，我每天都会穿新校服来上学，吃饭时不让它沾上一点儿油渍，写字时不让它沾一点儿墨汁，回到家马上把它脱下来挂进衣柜。即使上初中了，不能穿了，我也要这套爱心校服珍藏起来。中国石化的叔叔阿姨们，听说

你们还要给我们每人捐赠一套冬装。我想，这个冬天，我们板溪小学 500 多名同学一定会感觉特别温暖。感谢你们的爱心捐赠，我要把《听我说，谢谢你》这首歌献给你们！

(指导教师:梁丹)

